



启明女中

大黄鱼腹中的纸条

杨眉山、王鯤是重犯，他们身陷囹圄后，谁也不敢去看他们，怕牵连到自己。

陈馥却不顾个人安危，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，奔走呼号，找人营救，还带着食物、衣服去探监。

监狱门口，有人拦住她，询问她是什么人，她朗朗而道：“王鯤是我表侄，杨眉山是我办的学校聘请多年的先生，无论私情故交，我都要探望他们。”

1927年6月中旬，杨眉山、王鯤被判斩决，陈馥怀着悲愤焦灼的心，在状元楼订了一桌名菜。

时任宁波地委书记王家谟写了一张“坚如钢铁、重如泰山”的条子，陈馥卷

成细条，用锡纸包裹，塞入咸菜大黄鱼的腹中，亲自冒险送入狱中。

杨眉山、王鯤两位同志在余生的最后一天，享受到一顿美餐，还得到了精神上的鼓舞。

他们牺牲后，陈馥老太出钱为他们料理后事。因为杨眉山是诸暨人，在宁波没有家属，陈馥帮他收殮遗体，购买棺木，待他如同亲人。

“四·一一”惨案发生之后，启明女中的真实作用暴露，遭到当局迫害，先后更换校址，改名为“培英女校”“中山公学”。

然而，1927年6月，启明女中依旧逃脱不了厄运，被查封停办。



王家谟



王 鯤



赵济猛



杨眉山



张秋人



干书稼

奔走救助共产党员

事情远没有结束。

同月，曾任宁波地委书记，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、宣传部主任的赵济猛在杭州被捕。

1927年8月，启明女中教师张秋人在杭州西湖被捕。

同年11月，曾任宁波地委书记，时任浙江省委组织部主任、代理省委书记的王家谟在温州被捕。

陈馥四处奔走，请人出面营救，理由是：“张秋人、赵济猛、王家谟都在宁波教过书，他们都是为人正派的教书先生。”

虽然，张秋人、赵济猛、王家谟因为身份特殊，最终无法被营救而牺牲，但是陈馥的努力没有停止，她还是救出了共产党员王安卿夫妇等人。

她的两个李生女儿陈修良与陈逸僧，继承了她的革命斗志，都成为了出色的共产主义战士。

1928年，浙江省委书记徐伟牺牲后，中共中央派陈馥的女婿杨善南（陈逸僧的丈夫）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。

于是，陈馥迁往杭州，用自己的钱租借了一套房子，作为团浙江省委秘密机关所在地，常在那里掩护共产党。

抗战爆发后，已是满头华发的陈馥老太跟随共产党转移到上海。

1937年，中共江苏省委成立，那时

的地下党经济上十分拮据，却急需一套房子做掩护工作。

当时陈馥年岁大了，两眼得了青光眼，几乎看不见东西。她听说共产党有难，又拿出一笔巨款，置下上海巨鹿路的景华新村22号一幢小洋房。这里成为了江苏省委秘密机关驻地。

景华新村一带是富人区，地下党在这里活动，不容易受到怀疑。

刘晓、刘长春、沙文汉等人就曾在这个房子里开会联络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这栋房子又成了中共上海局的一个秘密联络点，著名的“五·二〇”运动，就在这里策划，几项重大的策反行动，也在这里展开。

所需经费，都由陈馥提供。

因为常年资助共产党，且没有收入来源，到了上世纪40年代，陈馥的积蓄已全部用尽。

1975年，陈馥不幸中风病逝，享年88岁。许多老同志拄着拐杖，闻讯赶来，向“众家妈妈”沉痛告别。

中共上海市委统战小组发出讣告，给予她很高的评价：“1925年，陈馥同志不顾危险，援助我党、创办学校，大革命失败后，为党寻觅秘密机关，掩护照料革命同志。要学习陈馥不为名不为利，一贯为人民为国家做好事的革命精神。”

（感谢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）



张爱萍的题字



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萧群讲述启明女中的故事